

关东军炮制“皇姑屯事件”前后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以阴谋手段,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炸死张作霖,企图乘乱全面夺取中国东北地区。1948年11月4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依据“皇姑屯事件”,将1928年1月1日确定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

“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1928年春夏时节,中国政局急剧变化:南京的国民政府下令发动“第二次北伐”,很快击败奉军,打过黄河,逼近京津地区。“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准备离开北京,撤往关外奉天老巢。

张作霖本是亲日的大军阀,这次奉军在前线战败,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留在关内”,但日方乘张作霖窘困之际趁火打劫,向张提出“满蒙权益”及让日本在东北修筑“满蒙五路”等问题。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亲自跑到“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府”,拜访张作霖,进行威胁讹诈。张作霖不愿就范,说:“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断然加以拒绝。谈到最后,张作霖竟勃然大怒,由座上站起来,把手中的翡翠烟斗猛力摔到地上,对芳泽骂道:“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之后,丢下芳泽,怒气冲冲离开客厅。

1928年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率部撤离京津,退回关外。机警的张作霖还“故布疑阵”,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

改为2日,但2日开出的火车是张作霖的五姨太夫人所乘,最后在6月3日,张作霖才离开北京。

6月4日清晨5点左右,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车站略作停留,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来接,登上专车。专车继续向东行驶,5点30分,列车驶进了京奉与南满两铁路交叉处的陆桥——三洞桥的桥洞。就在进入桥洞的一刹那间,预先安放在桥洞上的炸药爆炸了,随着震天动地的两声巨响,全桥塌下,张作霖乘坐的包车首当其冲,连砸带炸,全车粉碎,车身被炸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张作霖身受重伤,血流满身,气息奄奄。据后来英文《时事新报》报道,共有20人被炸死,53人被炸伤。

正在奉天车站迎候张作霖的仪仗队闻讯赶来,变成救护队,抢救死伤者。宪兵司令齐恩铭慌忙从车上跳下,拦下附近一辆结婚汽车,将新娘强行赶出后迅速把张作霖架入车内,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车中,急驶回沈阳大帅府家中。慌作一团的张作霖家人用剪刀将其衣服剪开,发现一臂已断,随即找来医官施行紧急治疗。但终因伤重救治无效。张作霖临死前,对夫人嘱托:“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啦……叫小六子(张学良乳名)快回沈阳,好好干吧!”延至上午9时30分死去,年仅54岁。

被视为“满蒙生命线”的障碍

张作霖与日本当局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他当初能够爬上“东北王”的宝座,与日本人的支持密不可分。

但他又与日本当局之间存在矛盾。他不甘心成为日本的傀儡,也害怕中国人民说他是汉奸,甚至对某些已与日本签订的密约采取拖延与不合作的态度。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多次找张作霖,要他在出让满蒙新铺设铁路给日本的条约上签字。张作霖想方设法推托,不是在条约上只签个“阅”字,就是让芳泽去找地方政府协商,成为解决不了的“悬案”。这一切,不能不引起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嫉恨与仇视。

1927年4月20日成立的田中义一内阁,在1927年6月、7月与8月,先后召开了“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讨论对华政策,特别是所谓满蒙问题。会上意见不一。极端狂妄强硬的日本军部,特别是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力主采取强硬手段:一方面,乘张作霖困难之际,向张索取更多的“满蒙权益”;另一方面,如张作霖继续拒绝日方要求,则秘密布置对之实施暗杀,造成东北群龙无首、形势混乱的形势,乘机出兵占领整个东北。

在“东方会议”上,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中将的随员,列席了会议,并为武藤司令官执笔起草了发言稿。一年后,河本大作成为暗杀张作霖的元凶。

当时日本国内流传着“满蒙生命线论”。河本大作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所谓“满蒙生命线”的障碍。他后来在《我杀死了张作霖》的回忆录中这样发泄他对张作霖的不满:

得了势的张作霖慢慢地犯了老毛病。自入关进了北京,自封为大元帅的称号,因多年的愿望实现而踌躇满志。在日清战争(注:即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用将士鲜血换来的满洲,一切都在奉系军阀的支配下遭到蹂躏。忘恩负义的事不胜枚举。

1928年6月3日晚,河本得到了北京等地传来的情报:张作霖专车已开出北京,正沿京奉铁路线向沈阳开来,预计到达沈阳的时间是4日清晨。河本早已经通过关系,从张作霖的一个姨太太的嘴里,侦察到张作霖本人位于专车的第八号车厢。

6月4日晨近6点,张作霖的

专车开到了埋设炸药的地方,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四中队队长东宫铁男大尉在河本大作的指挥下,一按电钮,“轰”一声,炸药爆炸,黑烟飞扬至200米上空。

关东军“火中取栗”的企图落空

皇姑屯爆炸张作霖专列成功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按照预定计划,为掩盖事实真相,立刻调动工兵赶修铁路被炸部分,又专门枪杀了两名无辜的中国人,把两人的尸体扔在肇事地点,在尸体衣服口袋里塞上伪造的“北伐军东北招抚使”的信,诬称炸张作霖专车是北伐军派来的南方便衣队所为。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一方面派遣人员,千方百计侦查张作霖被接回帅府后的治疗情况,并试图进一步杀害27岁的张学良;另一方面下令全军戒备,作好作战准备,并在沈阳等地制造一系列事端,企图引起东北进一步混乱,乘奉军无人统一指挥之机,全面占领东北,建立汉奸傀儡政权。

危急存亡之际,沈阳奉军当局识破日方阴谋,力持镇静。他们先对张作霖之死采取严格保密措施,瞒过日方的窥探。6月6日,奉天省公署发表通电,假称张作霖仅“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每日厨房照常开张作霖的饭,医官天天来帅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与处方。日方不断派人来慰问借以探听张作霖消息,皆婉言谢绝。同时密电张学良秘密赶回沈阳,主持大政。待局势稳定后,才宣布为张作霖发丧。1929年1月,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河本大作在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被捕。作为战犯,他在审判台上供认了阴谋炸毙张作霖的罪行。1953年8月25日,他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终年72岁。

至于那位按动电钮炸死张作霖的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后来策划和指挥数十万日本人移民伪“满洲国”,被称为“满洲移民之父”;1937年冬,他被编入日军第114师团,任大队长,参加杭州湾登陆,在向南京进攻的途中,被中国军队击毙。

据《炎黄春秋》经姗姗/文

洪深抱病“三马同台”

洪深是著名的戏剧编剧、导演,也会演话剧。其实,他的戏曲也很有功力,曾和著名演员梅兰芳、周信芳同台演出。

1955年4月,那时的洪深已经重病缠身,他是肺癌晚期,自知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当时正好是梅兰芳和周信芳从艺50周年的纪念活动,洪深和梅兰芳、周信芳是好友,三人又是同年,都属马,因此他和二位戏曲大师的感情很是深厚。为了表达对老友从艺50周年的庆祝,洪深强撑病体,决定亲自上台,和梅兰芳、周信芳同台演出《审头刺汤》的一折戏。由于三人都属马,因此时人称之为“三马同台”。

在台上演出的时候,洪深一丝不苟,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非常到位,和梅兰芳、周信芳配合得天衣无缝。获得了观众长时间的掌声。其实

观众不知道,洪深是拖着病体在演出。台上的梅兰芳和周信芳作为老友,自然知道洪深的身体状况,在台上非常担心洪深的身体,时刻在关注着他,但是直到演出结束,洪深都没露出异常。其实,他涂着油彩的脸上常露出痛苦的神色,但是,台下的观众是看不出来的。

梅兰芳和周信芳对洪深如此拼命为他们的庆祝活动演出自然是非常感动,谢幕时,他们把洪深推到了最前面,让洪深去接受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洪深深深鞠躬向观众致谢,他在心里暗暗和老友告别,和文艺界告别,和这个美好的世界告别,因为他深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洪深以这次“三马同台”演出为自己的戏剧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据《人民政协报》刘兴尧/文



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